

读者

乡土人文版



那些岁月
那片乡土
那些人

Ox hair

乡村·想象

读者青少年阅读A计划

把阳光梳进牛毛里

主编 胡亚权

编者 蒲安应

《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 编

读者

乡土人文版



乡村·想象
读者青少年阅读计划

把阳光梳进牛毛里

主编 胡亚权

编者 蒲安应

《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 编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把阳光梳进牛毛里 / 《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
编. --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3. 3
(乡村想象)
ISBN 978-7-5423-2944-8

I. ①把… II. ①读…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6584 号

总 策 划: 王 光 辉

项目总监: 冯 莉

责任编辑: 牛文斌

插 画: 颀 风

装帧设计: 郑 屹

排 版: 魏 婕

把阳光梳进牛毛里

《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 编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16 印张 8 插页 8 字数 160 千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23-2944-8 定价: 15.00 元

目 录

总有一些东西在大地上醒着	001
明亮的喀什	003
一元钱的爱情路	006
过路	008
安吉：冬日家家有三宝	011
第七条白裙子	014
福顺	016
最动人的歌声	018
五分钟的温暖	020
父亲到城里住几天	022
婆媳坟	024
破碗无价	026
辈分儿	028
把阳光梳进牛毛里	030
藏在草间	032
石锅饭	035
道情唱响情和爱	036
戏说各地倒插门女婿	040
戏痴	043
乡下来客	046
一束洁白山丁子花	048
逍遥醉槟榔	053
每一份爱都值得尊重	055
十二只橘子	058

我爹	059
双廊——回归古老而宁静的生活	062
天上一日,地上二娘	064
逾越一盆水的距离	068
没妈的孩子有爹疼	070
我的黄土高坡	073
山东谚语	076
你给我的爱有多长	078
童子会	084
藏族的“放生”习俗	085
回篮	087
上梁	089
在那“花儿”盛开的地方	090
月亮弯弯好游方	093
挂在屋檐下的秋	095
关中乞客	097
茶杯里的婚俗	099
滇西话酒	101
苗家花儿带情	104
炊烟的味道	106
坛坛罐罐	109
窑洞中的事情	111
乡村冬日	114
哈达的故乡	116
海上吉卜赛人	119
父亲的萝卜干	121
村气	122

总有一些东西在大地上醒着

李雪峰



黄昏的时候，暮色从四边的山峦和田野里慢慢回到了村庄，那些在山坡上吃草或者在田野里劳作的牛，跟着扛了一捆青草、柴火或者是农具的农人们，踢踢踏踏地踩着暮色回来了。那些白色的山羊像一团团涌动的云朵，唇齿上还弥漫着青草的余香，往往是胡须被草汁染成墨绿色。在野外觅食的鸟儿们，慵懒地扇着翅膀，有些叼着虫子或草籽，有些叼着草茎或细小的树枝，它们在暮色里飞回村庄，飞到垒在屋檐下或者村庄里那些榆树或桐树上的鸟巢里。在院子里啄了一天虫子的鸡，一只一只回到了鸡埒。在村庄的野地和巷道里浪荡了一天的狗，也不声不响地溜回到家里，蹲卧在被暮色笼罩的屋檐下或大门口。一切都怀着对明天的希冀回到了村庄里，夜晚的村庄是做梦的地方。

喧嚣在暮色里沉淀不久，村庄就沉沉地睡着了，就像一个劳碌了一天的疲惫不堪的老人，头一挨着枕头就睡着了。灯一盏一盏地熄了，星星一颗一颗地稠了，人的鼾声和牛羊不紧不慢的反刍声，还有鸟儿们露珠一样偶尔跌落的梦呓声中，使夜晚显得格外安静。天地、牲畜、鸟儿、猫和那些把脑袋贴在地上的狗，和人们一样，都沉入到了睡梦中。

但总有一些东西在夜晚是醒着的。

那年七月，我在紧靠村子的玉米地守青，拎着一只手电筒和破锣，支了一张柴床睡在地旁的草庵中。睡上一会，便要侧着耳朵听一听，假如玉米地里有“窸窸窣窣”或“刺刺啦啦”的声音，那肯定是野猪或獾在糟蹋庄稼。于是，我就起身拧亮手电筒，把明亮的光束往玉米地深处照上一照，吓跑那些偷吃庄稼的家伙；或者是悄没声息地爬起来，蹑手蹑脚走到窸窣声最响的地方，突然“咣咣”地敲一阵响锣，吓得它们没命地逃窜，三五天惊魂难定，不敢再来糟践玉米。很多个夜晚我睡不着觉，一个人半卧在草庵里抽烟或胡思乱想。村庄睡熟的时候，玉米地里却是嘈杂的，“噼噼啪啪”的响声无边无际，像石子掉在宽大的玉米叶子上，像雨滴落在宁静的池塘里。抬头望望庵外，星星闪烁，一弯残月挂在天上，根本没有要下雨的样子。第二天清晨，我惊讶地发现，地里的玉米秆在一夜之间又长高了许多，顶梢的茎上又冒出一截蛋黄一样的新茎，又隐隐露出一片嫩嫩的新叶。原来是玉米拔节没睡着，村庄在夜晚沉沉熟睡的时候，庄稼和泥土是醒着的。

还有一年，那是我十六七岁时的一

个春天，我家刚刚搬到村子南头的新居里，那是一座土屋，墙用新泥搪过，屋里的地面用榔头狠命地捶过。有一天，我弯腰在床底下潮湿的纸箱里找书时，竟发现地上钻出一根拇指粗的绿色树芽来。我没理睬它，心想，床底下的东西难道还会成就出什么气候来？夜里睡觉的时候，我也没想过那棵就长在我床底下的树芽。第二天早上起床伸手去床里边摸衣裳的时候，摸到一个又光又滑的东西，我大吃一惊，还以为是蛇呢，但定下神来一看，竟是那棵树芽，绿绿的、嫩嫩的，顶梢拳头一样没展开的地方，裹着一层滑腻的胎液。这鬼东西，一夜竟长得比我的床还高了，我睡着了，村庄睡着了，但它醒着。如果不理睬它，说不定有一天一觉醒来，我会发现自己已经浑然不觉地睡到了它长成的树上去了。

我钻到床下拔掉了它，它是从那棵泡桐树的根长出的新芽。那是一棵高大的泡桐，原来就长在我放床的地方，盖房时嫌它碍事就把它锯了，又挖地三尺，刨出它深藏的树根，没想到它还会靠那些残根冒出树芽来。

在那间屋子里，在那张床底下，我曾一次又一次地拔掉过许多冒出的绿色树芽，直到几年后，当我拔得有些不

耐烦时，它终于不再冒出新的树芽来。我想它终于还是睡着了，那棵泡桐树的灵魂终于睡熟了，或许是永远睡着了。

前年，老家的那座土屋坍塌了，家里人也沒理睬它，不料在我以前放床的地方又长出一棵树苗来，而且一个春天竟然长到了丈余高。我很惊讶，心想已经十多年了，以为它已经睡熟再不会醒来了，但它依旧醒着，几滴残雨几缕风，它又长成了一棵树。

牲畜睡了，我们睡了，村庄睡了，鸟儿睡了，世界睡了，但还是有一些东西在我们睡熟时却醒着，在鸟儿喃喃梦呓和我们呼呼打着短促的鼾声时，它们仍然在醒着、生长着，打量着这个世界。

泥土是不会睡着的，灵魂是不会睡着的，时光是不会睡着的，在我们沉沉睡着的时候，它们还醒着。

我终于明白，即使在我们已经睡熟或沉睡的时候，总有一些东西在大地上醒着。

明亮的喀什

赵柏田

深夜 11 时，我像一滴东来的雨落进了喀什城里。这一天是 9 月 6 日，东部海滨正是潮湿的台风天气，而这里，又干又硬的空气让人的鼻腔一阵阵发紧。2 小时 40 分钟的时差，使这座亚洲腹地的古城一点也没有睡眠的迹象。白杨树梢指着的天空，也好像才暗下来不久。9 月初的喀什，夜晚已有了沁人的凉意。大街两边树下的一张张方桌前，围坐着一群消磨时间的人。边上的货摊上齐齐地码着金黄色的馕，还有各种各样的瓜果。有穿着长裙、戴着头巾的女人走过，黑暗中面容难辨。年轻人坐在车上打着鼓，车子开得很缓慢，几乎跟不上鼓点的节奏。

我还没来得及仔细看看这南疆的首

府之城,就匆匆踏上了去帕米尔高原的路。通向帕米尔高原的314国道,又称“中巴友谊大道”,经山上关口可直达巴基斯坦。车子一路跑去,才发觉喀什噶尔实在是太辽阔了。这或许是中亚最大的绿洲,在它的胸怀里不只是生长着喀什一个城市,还有无数的村庄和市镇。一路都是葱绿的玉米、高粱、水稻和棉花。毛驴拉着车在田野的林荫道上小跑,绿荫向前遥遥延伸。雪水在路边急急奔流,一座座平房掩映在挺拔的白杨树林背后。从打开的院门看进去,很大的院子里树荫匝地,头戴花巾的女人在洒水打扫。出城不久,过了克孜勒(维吾尔,红色)河就是疏附县,再到其下辖的乌帕尔乡,辽阔的喀什噶尔绿洲才算到了边界。乌帕尔,维吾尔的意思是“深远之地”。再往西,就是不见树木只见骆驼刺的高原边缘了。集市上摆满了葡萄、西瓜和梨等水果,西行的车子一般都会在这里稍做停留。传说,11世纪的语言学家、《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穆罕穆德·喀什噶里出生于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死后又归葬于此。

过了乌帕尔,在缓缓上升的山路前面,如同升起一幅巨大的画一般升起了雪山。天是没有一点杂质的蓝,这么蓝

的天空映衬着雪峰,让人不敢直视。接下来是100多公里长的盖孜(维吾尔,灰色)山谷,山势陡峻一如刀削,路边水流激涌的盖孜河,忽在道之左,忽在道之右。峡谷尽头是一个宽大的河滩,远看草地上缀着一个个黑点,走近了才看清是放牧的牛羊。雪峰倒映在水中,就像一幅版画。据说,这就是玄奘西行时经过的流沙河。它对面就是白沙山,远看山形如女人身体般柔软,那是因为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沙的缘故。原来以为这都是山体销蚀而成,后来才知道,河滩一到冬天的枯水期,便会积淀大量沙子,因为穿过盖孜峡谷的风把沙子向山那边吹起,日积月累才有了这样的景观。这是从喀什噶尔到帕米尔高原的途中最宁静的一处,日光泻地,风尘不动,空气里静得连一只昆虫的扇翅声都能听见。

山地缓缓升高,雪峰变得触手可及。车行5个小时,终于到了喀喇库里湖。这里已是海拔3600米,喀喇库里湖静静地躺卧在冰山脚下,一边是慕士塔格峰,一边是公格尔九别峰,两峰海拔都在7500米以上。湖水清冷,映照着蓝天雪峰。

回到喀什城,第二天一早来到艾提

尔尔清真寺，阳光正透过白杨的重重树荫洒落在庭院里。这里每逢“居玛日”（星期五），做礼拜的有六七千人；每逢盛大的“肉孜节”和“古尔邦节”，寺内外跪拜的教徒更有四五万之众。8世纪中叶玄奘来到喀什时，这儿的民众信奉的是“小乘教”，这里是佛教东传时最早开化的地区之一。伊斯兰教在中亚兴起后，这里又成了该教在帕米尔高原以东的重要基地。

这座全疆最大的清真寺建于15世纪中叶，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天蓝色的寺门往里是一个八角形的穿厅，两边各有一座邦克楼，为寺内教职人员召唤教徒祈祷礼拜之用。塔楼顶端立着的铁杆上，高擎着绿色新月。阳光透过庭前的树叶照在礼拜殿长廊的地毯上，地毯已起毛，色泽黯淡，不知有几千几万人在此跪拜。艾提尔尔的广场是喀什乞丐的聚集处，在作家的笔下，这个城里戴着小花帽的老人，看不见面容的妇女，连同这艾提尔尔清真寺门前的乞丐，都有着高贵不凡的气度。从我手里接过纸币的，是一个披着深色头巾不见眉目的女乞丐，不知她此时的表情是高兴、感激，还是漠然。

明亮的喀什，阳光下的一切都是这

样的明暗分明：建筑、树木、行人脸部的轮廓。人们在街上走来走去，踢踏着干白的尘土。我一个人在喀什城里游走，逛过了一个个的小巴扎。黄昏的艾格致艾日克巷，余晖正映照在白杨的顶梢。街口的维吾尔族匠人正在打制铜盆铜壶，并在一件件成品上雕刻花纹，他们的目光像创作中的艺术家一样专注。一家家店铺门口，挂的全是他们的作品。烤羊肉串和烤馕的香气飘满了整条巷子。孩子们在嬉戏奔跑，神情庄重的维吾尔族老人在街角慢腾腾地走过。巷子的深处是一场正要举行的婚宴，一身西装的维吾尔族新郎坐在门前，在他的两边，似乎整条街上的青年男子都出来做他的伴郎了。他们沿街坐了满满当当的一长排，好像正在等待酒宴开始。在这条土巷里，他们擦得锃亮的皮鞋上却不见一点尘土，这真是一个奇迹。向小巷深处再一转，一个小铺子前坐满了喝酒和吃肉的人们，也有孩子在其间蹦跳。这浓重的烟火气息，这快乐、平和而知足的生活，或许正是喀什的迷人之处。快到9点时，整条街的明暗越来越清楚，阳光照到的一边是金黄的，另一边则沉入了黄昏如水的幽深里。

一元钱 的爱情路

张
翔

他是一个很节省的人,节省得近乎吝啬,这是周围朋友所共知的。他为了买房子,连烟都戒了,早餐是一个馒头和一包牛奶,从来不和朋友出去吃喝玩乐。他节省的原因是挣得太少,而挣得

太少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脚跛了,只能在单位干点杂务。他脚跛的原因没有人追问过,据说是因为一场车祸。

他跛脚之前,生活还过得去,但是他出车祸之后,几乎耗尽了家财,好在他的女朋友还是嫁给了他。如今,他的生活很窘迫,他和妻子的工资都很低,为了能让生活变得好一点,为了能买个小套房子安身,夫妻俩省吃俭用,将每一元钱的用途都计划得清清楚楚。

妻子很会持家,是一个坚强的女子,为了让买房的梦想早点实现,她在正常工作之余还兼了一份工作,每天起早贪黑,不辞辛苦。他每次提起自己的妻子,总是泪水在眼中打转,他常说妻子原来很丰满,但是现在身体消瘦得让人心疼。

他租的房子在城东一个破旧的小区里,离单位有六站路,中间要经过繁华喧闹的商业中心,他每天坐一元钱的中巴可以直接到单位。妻子的单位在东郊,家离单位有七站路,她却每天都走路上班,这样每天来回可以省下两元钱,一个月可以省下六十元钱,就能每天给他买一包牛奶和一粒高钙片——这是医生嘱咐的,对他的腿有好处。

妻子要求他上班必须坐公交车,虽

然他上班的地方比妻子近,但是他的脚不便走太长的路,不仅因为步行困难,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上班要走的那段路正好是商业中心,走在那里,会有很多人看他艰难步行的样子。妻子不想他被人指指点点,就把他的车费算得足足的,一分钱都没有少过。

后来有一天,他忽然告诉妻子,单位给他每个月加了补贴,补的不多,每天一元钱,每个月正好三十元钱。妻子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他说:“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多存点钱了,但我决定不存了,给你每天早上买包牛奶吧,你又瘦了。”

妻子没有拒绝他,拒绝有时也是一种伤害,会伤害他做男人的自尊,因为她深深知道,他心里藏有很多的懊悔与内疚,觉得自己拖累了她。

于是,妻子每天早上都有了一包新鲜的牛奶喝。一开始,她怀疑他的补贴是假的,怕他把坐车的钱省了,然后去为她买牛奶,于是早上就偷偷地跟在他后面,远远地看他是否上车,下午就看他是否下车。结果,她看到的是他的确坐了车,她这才长舒了一口气,确定这钱是真正的补贴,也就心安理得地喝牛奶了。

不久后的一天,妻子忽然和他的领导不期而遇。她热情地握着领导的手说:“感谢你们那么照顾他,他能干的事情也就是那些,你们还给他加补贴,真是费心了。”领导有些茫然,说:“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他加了补贴?”她愣了一下,也茫然起来。

第二天早上,男人照常上班,他走出家门上了中巴,然后掏出一元钱给售票员说:“三站路。”售票员给了他一张五角钱的车票和五角钱。这个城市的中巴五角钱只能坐三站,三站之后就要一元钱了,他只买了三站路的票,只花了五角钱。

三站之后,车到了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他下车后,步履蹒跚地走在这座城市最热闹的街道上,与他擦身而过的人常常不禁回头看他,他却丝毫不去理会,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事实上,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他不知道妻子一直在他身后不远处跟着他。当他走进单位的大门之后,在离他单位不远的的一个街角,妻子掩住脸忍不住放声大哭。

原来,他根本没有增加什么补贴,他多出来的三十元钱只是他每天走路省出来的。为了让瘦弱的妻子心安理得

地喝上牛奶，他每天都坐一半路程的车，在离家近的那一半路程他坐车来去，而在离单位近的那一半路，他却得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艰难地步行。

他出车祸后，许多人都曾经劝她不要和他结婚，跟他在一起不会幸福，但是她却毅然决然地跟了他。而那些劝她的好心人或许永远都不会明白，她其实是多么幸福，因为她拥有一个深深爱她的男人，一个每天愿意为了她能喝上一包牛奶而艰难地走完那一元钱长路的男人。

过路

老
夏



我非常吃惊我家乡的先人们对“名词”的创造力。比如这“过路”，就让人玩味不已。

“过路”是家乡确定男女恋爱关系的一个仪式，书面语称作“订婚”。“订婚”与“过路”比，少人情味。婚姻既可预订，自然亦可退订，使人想起机票；凡预订必少不了“订金”，使人想起买卖。而家乡把“订婚”叫“过路”，则很有生命的哲理性，我们都在生命之路上匆匆地走，有男女相吸相恋相爱，恰如不相约地同时路过生命中的—个驿站。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有缘者牵手同路，无缘者分

道扬镳。婚姻怎可“预订”得了？因此，这“过路”很神，想必家乡的先人受到过菩萨的点化。

家乡的“过路”是仅次于“婚礼”的一个大典。没“过路”就成婚，是要让人指背脊骨的。“还没过路你往他家里跑个鬼！再跑，打断你的腿！”做母亲的总这样教训不懂“规矩”的女儿。“过路没？”垵里的人见到小伙子沉浸在爱情的朦胧中，就会问。小伙子说：“还没。”问的人定要丢出一个讪笑：“那是洞庭湖里吹喇叭！”小伙子少不了一阵脸红，就回家吵着要父亲上门去“说话”。

“说话”是“过路”的前奏。“说话”近似于提亲的意思，区别是，提亲由媒人出面，“说话”则由男孩的父亲上门。“说话”的日子一律都定在农历六月初六。家乡流传一句谚语：“六月六说话，七月七做巧。”六月六这天，男孩的父亲从木箱里翻出只洗过几次水的“礼服”，从头到脚料理一番，喜气洋洋地上女家的门。女儿害羞地躲着不敢见，派弟弟做“窃听器”。母亲则杀鸡割肉，忙上忙下。两个“老哥儿”本来就是熟人，趁机对坐，把酒话滔滔，说的都是“自家的儿子多么多么的不孝顺”、“自家的女儿多么

多么的不勤快”等等，大都得反着听，很有语言技巧。酒酣耳热之后，双方交换男女生辰八字，找算命先生择个黄道吉日“过路”。用家乡的话说叫两家“走破”了。

走了“说话”的过场，“过路”的日子就近了。我在家乡拿工分的时候，赶过一些“过路”的热闹。“过路”这天，小伙子由父亲领着上门，大包小包地拎着聘礼。进了门就“呼啦”地围来了一群垵下的嫂子，喊着要看“姑爷”。乡下的嫂子们大都很泼辣，变着法儿给“过路”的姑爷出难题。

先是逼着“姑爷”当面叫人，七姑八姨都要恭恭敬敬地叫到。乡下七八里，都是面熟人。有时看电影凑到一堆，打打闹闹，都做平辈，直呼其名。把这“路”一“过”，辈分就出来了，比你矮一头，也得咬牙切齿地叫“姑”。接着是“改口”，喊女孩的父母为“爸妈”。这一关也难过，但大都喊得很顺当，心甘情愿！

有些嫂子好恶作剧，从家里拿两个碗扣着，送过来，说是请姑爷吃一吃嫂子的“厨房手艺”。姑爷觉得嫂子很盛情，双手接着。这时，“心上人”就不停地给他使眼色，或者跑过来扯他的衣角。

嫂子们马上起哄：“哟！还没嫁过去，胳膊肘就往外拐了！”有的干脆骂：“吃家饭，屙野屎！”把“姑爷”往房里撵。灵光一点儿的“姑爷”知道有诈，不会轻易动碗；木讷一点儿的家伙会揭开碗，没准儿从碗里跳出一只大青蛙，自然惹出一堂大笑。

嫂子们没恶意，大都是图个热闹，讲个喜庆的气氛。当然也是一种暗示：娘家的嫂子不好惹，“姑儿”嫁过去你别想欺负！

这时，坑下的姑娘们都围在房里看聘礼，数布料几块，算礼品几样。心中记着，待自己“过路”时好比一比。那时最高档的聘礼是“三转”：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家乡很穷，我从没见过“三转”都送齐了的主儿。有一块手表，就会让“姑儿”的袖子挽得老高了。

聘礼送得不像样，女家就做脸色给男家看，让男家的人手脚没处放，不停地散烟散糖。成婚的日子恐怕就要往后拖了。家乡的人并不是很贪心，只是讲一个面子：你再穷，也不能作践我的女儿哟！

“过路”走到这步，似乎也违了祖辈的意，生命的哲理被生存的真理取代

了。但我从不敢为此而轻视我的父老乡亲们，尤其是当我懂得了生存的真理比先人们赋予的生命的哲理更为重要的时候。

“过路”，这个婚姻上的一出喜剧，时常让我露出会心的笑。



安吉：冬日宗宗有三宝

寸雪

大铁锅里人泡澡

说起铁锅，人们一定联想到的是烧菜用的铁锅。城里人在煤气灶上架着烧菜的铁锅是比较小的，再扩大几倍，便成了农村土灶上架着烧菜煮饭的大铁锅了。可是，在我们浙江安吉县的山村，因为柴火充足等原因，几乎家家都有一口堪称巨大的大铁锅，人们习惯叫它“汤浴缸”。

这个“汤浴缸”可不是用来烧菜或者是煮“大锅饭”的，而是用来洗澡的。没见过的人听到一定会大吃一惊，而且会觉得不可理喻，甚至有些恐怖了：铁锅里盛了大半锅的水，锅下面灶膛里的柴火越烧越旺，水渐渐热了起来，等水温到了一定程度，待澡的人便可以脱了衣服下去了。

于是有人便问：“铁锅很烫的啊，人躺下去，不把皮给烫坏了啊？”其实，水并没有烧开，人先坐在锅沿边，在锅底放一块圆形的厚木板垫着，然后人慢慢坐上去，渐渐适应了水温，人开始放松了，惬意也即刻袭来。

天冷的时候，人们都喜欢赖在锅里多泡一些时间，等躺下不久，便需要在灶膛添些柴火不让水温下降。人一旦躺下去，耐温性便会增强，添些火力也是能承受住的。

人们把去“汤浴缸”里洗澡叫做“浴汤浴”，果真是冬天里一缸不会变冷的好汤，泡得人全身舒畅。

要说从小在“汤浴缸”陪伴下长大的人对它有怎样的一种感情，在杭州读书的妹妹每次回家泡在里面都要咬牙切齿地说：“我真想把它搬到杭州去啊！”搬到城里去住的老人也会隔三差

五地回乡下过把汤浴瘾。而一旦有缘接触到它的人,一开始是闻之色变,连连摆手说“不要不要”,一旦“下了锅”,全身因为紧张而僵硬得像一块木板不敢动弹,等几次泡下来后,却感叹道:“果真是人间极品啊!”因为没有谁会去排斥这样一种可以让全身细胞彻底放松的机会。

这铁锅还有一妙用,说起来让人大跌眼镜。以前家家养猪,到了一年一度的杀猪时刻,就把一锅水烧开,然后把杀完的猪放下去,开始拔猪毛了。现在农村养猪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大铁锅只用来供人洗澡。

冬笋炖肉炭火烧

对于竹乡而言,冬笋是少不了的美味佳肴。冬笋比起春天的毛笋和竹笋来,是相对稀少的宝贝。村里的“业余爱好者”一旦有空,便溜到山上,收获几枚冬笋尝尝,挖得多的人,还可以把冬笋卖给饭店,补贴家用。挖冬笋很讲究技术,可不像挖毛笋和竹笋一样毫不费神,因为毛笋和竹笋破土而出,高高在上,人一眼就能看见。而冬笋呢,由于本来就少,颜色与地面近似,个儿也短小,且挖的人又多,所以外行往往一天搜寻下来,一无所获,而“专业”的挖笋人都

有一副好眼力,松动的土壤或微突的土面等,都可能是藏有冬笋的信息。

冬笋除了切片炒菜外,还可以切成大一点的块来炖肉,尤其是炖腌肉。冬天喜欢喝酒的男人往往吃饭的时间比较长,当然不愿吃到后面的菜都变得冰凉。这时,一个“暖锅脚”(里面盛了烧红的炭火的陶瓷架)就能解决问题。把“暖锅脚”放在桌上,再把“暖锅”(铁或陶瓷的平底炖锅)架在上面,炭火“滋养”着锅里的菜肴,锅里的汤水滚动着,冒着诱人的香气。这样,人们就可以吃很久了,吃到结束,暖锅里仍旧是热乎乎的。

至于味道,冬笋本来就是极鲜的,加上腌肉的鲜与香,结合在一起,味道自然是好得没法形容。

现在放炭火的“暖锅脚”已经快被淘汰了,因为弄起来比较麻烦,人们用固体酒精代替了木炭。

围着火盆聊家常

寒冷的冬天来临,北方人用暖气或火炕取暖,城里人用空调取暖,而山里人家最喜欢用火盆来取暖。

一个木架子,架上一个用旧的铁锅或铁盆,先在盆里铺上一些草木灰,然后再铺些木炭,再在上面放上柴火点燃,等柴火烧完了,下面的炭也红火了